



Yuan Hang
远航

黄俊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远航

黄俊 著
赵瑞椿 插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1958

远 航

黄 俊 著

赵瑞椿插图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龙君成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168 1/32 1.15/16印张 (高小、初中)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 R 10056·167

定价(3)一角七分

去年秋天，黃小英初中畢了業，便報名考高中，但是她沒考上。

她心里酸溜溜的，直想哭。

自從黃小英看了電影“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以後她又讀了這本小說），那位年輕女工程師丹妮亞的影子，就時常在她的腦子里滴溜溜地轉。丹妮亞，戴着紅帽子的姑娘，率領着電訊工程隊，在無邊的草原上，在雪花飛舞的地方，把一條條的電綫杆子堅立起來；听，電綫在半空中嗚嗚地嗚响着，完成了通訊任務。她多棒、多能干啊！于是，黃小英立下志願，將來要當個工程師，雖然自己不一定戴着紅帽子。但是，現在呢，考不上高中，讀不了大學，一切都完了啊……。

她無限傷心，飛跑回房子里，撲倒在床上，痛哭起來。

“小英，你怎么啦？”媽媽追進來，愁眉不展地問。

“我腦子笨，當不成工程師啦！”她一字一淚地說。

“別難過，看你變瘦了。”媽媽撫摸着她那因為長時間准

· 备功课而略变瘦削的脸孔说。

“妈妈，我念不成书，便参加工作，到工厂学技术去。”她拭着泪，爬起来道。

刘菊英、杨凤娥、吴雪梅、李玉梅，好几位同学，都考上了高中，兴高采烈地办理入学手续：注册啦、买书啦，转来转去，得意洋洋。她们这种好象炫示自己的姿态，引起她的反感和伤心。她感到不满、难受和委屈，禁不住又眼角噙着泪珠了。

“小英，你不要难过……”刘菊英带着同情的语调说。

“我不难过。升学和劳动生产同样有光明的前途。”她鼓着腮回答。

终于，组织上把她和另一位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李小云介绍到省水产公司去。她无限留恋地离开了学校，和亲切的学生生活告别了。

公司人事科的黄同志找了她们的去谈话。他的办公台上摆着她们两个人的自传。他先问李小云：“你不是想当航海家吗？下渔船怎么样？”

“航海吗？”李小云的眼睛闪亮了。

“和航海差不多，到大海打鱼去。”

“很好，我就喜欢去航海。海多美丽呀，海水、波浪、阳光……”她激动地说，就象朗诵诗一样。

“瞧这个女詩人，还没有見過海，就作起詩来了。”黃小英忍不住又用她那爱挑剔，好用尖刻話儿刺人的老毛病刺了李小云一下。李小云紅了臉，不滿意地盯了她一眼，想回嘴，但望一望黃同志，却又把話吞回去了。

黃同志笑着回过头来問黃小英：“你呢？小英，去造船厂好不好？”

“随便吧，沒有意見，服从組織分配。”

“造船厂有鉗工、車工、电工，你想学哪一門？”

啊！造船厂原来还有这么多分工呀。她認真地想了一想，却拿不定主意：“什么都行，那就学鉗工吧。”

造船厂在靜靜的珠江南岸。黃同志帶領她去。两个人从海珠桥下穿过，再拐进一条小巷，便到了。

黃同志領她到船机車間办公室見車間長吳志光。

船机車間办公室陈設很簡單，几张办公台，壁上貼着画有四艘漁船的統計图；弯弯曲曲的綫条在图上爬行着。

一位顴骨高耸、目光犀利、短头发的女統計員，送上来一迭什么統計图表，便匆匆地走了。車間長把图表放在桌子上，摆一摆手，招呼他們坐下。

車間長穿了件褪了色的軍衣，瘦个子，有三十多岁了。他一面听着黃同志介紹她的来历，一面皺着眉头打量着黃小英。

黃小英直挺着腰坐着，也圓睜着眼睛看着車間長。

“他一定是由部队转业来的。看他那紧皱着眉头的样子，可能不喜欢女孩子来当学徒。”她心里想。

黄同志告辞走了。瘦个子車間長送他走出門，压低嗓子，以开玩笑的口吻道：“試試看吧，想不到会派一个女娃娃来当学徒。”

“女娃娃？”黄小英，这个刚上生活第一课的女孩子，没有理解到車間長說的是戏言，她因为羞辱而漲紅了臉。她在心里嘀咕道：“哼！他以为我听不見呢！我耳朵很尖，听得清清楚楚的，試就試試吧，別瞧不起人，我不会出乖露丑的。”

黄同志笑道：“她不会永远是学徒，她会成为掌握技术的技术工人，甚至还会当車間長呢，这一点女孩子与男孩子又有什么不同？”

听着黄同志的話，黄小英又滿意地笑了。

她被壁上那画着有趣的紅藍綫条的統計图吸引住了，挺有兴趣地看圖上那四艘漁船。車間長轉回来，望着她那精神貫注的样子笑道：“看你，看船看得出神了，想下船出海嗎？”

她搖一搖頭，装出象大人般严肃的



口吻：“我不想；小云分配到船上，我是分配到工厂来的。”

“做工，你喜欢吗？”

她怎么会喜欢呢。她喜欢的是挟着书本，天天出入学校的大门。她心里感到一阵委屈：“我想进高中，读大学，将来当工程师。但是我倒霉考不上……”

“那末，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罗。”他笑了。

車間長的話明明很对，但在一种自尊心理的支配下，却使她浑身不自在起来。她生气地盯了他一眼，忍不住，又拿话刺他一下：“我还是个女娃娃呢，可戴不上这么大的帽子。”

車間長不解其意地看了她几眼，心想：好厉害的嘴呀。

“学钳工很苦啊，做得来吗？”

黄小英看他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气，更加着急起来，撩起衫袖，露出粗壮的手臂说：“哼，别看我个子瘦小，身体可结实呢，两手还有点气力。”顿了顿，然后调皮地加上一句：“我从来没有进过医院。”

看着她这种着急而又调皮的神气，車間長哈哈地笑了。

“好吧，就这样决定。我带你去看看車間，先了解了解情况，好吗？”

一走出船機車間办公室，满眼都是新鲜而有趣的事情。在工场上，三艘约摸三丈多长六丈多高还没有造好的渔船在横躺着。工人们把棉花、茅根等送进甲板缝隙里去，用

鉄錘敲打着凿子，叮叮当当的，好象有几十只吉他在彈奏着。

“这是稔縫，防止漏水的。”車間長解釋道。“这里造船有两个特点：船体部分建筑工程是手工业的，船机部分安装工程則是全部机械化。”

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新建筑的差不多就可以落成的楼房，建筑工人們正在那里粉刷着牆壁。

“这是新盖的职工俱乐部。会跳舞嗎？”

“会。”黄小英被这些宏大的建筑吸引住了，只簡單的应了一声。

他們走近江边。江边低地上，原木橫躺堅臥的堆放着。恰好是漲潮时候，江水一陣陣涌上来，冲击着原木，浸沒了一部分木材。

“你看，水浸着木头，不会腐烂嗎？”她吃惊地問。

“不会。”車間長笑着說：“这是松木，你沒听見過有句古語：‘水浸千年松’嗎？”

接着，車間長又帶她到船機車間。在那里，十多架車床，嗚嗚地鳴响着；工人都是男人，沒有看見一个是女的。他們全都那么留心着自己的操作，誰都沒有瞧她一眼。車間長朝四面望了一望，便向一位滿身油漬、头发蓬乱的青年工人道：“陈炎，叶維德呢？”

“老叶，車間長找你啦！”那个叫陈炎的青年工人粗声地

叫道。他更加使劲地操縱着轉呀轉的機器，顯得挺够神氣。他黧黑、齷齪，一頭天然鬈曲的頭髮，臉上時不時露出帶嘲弄的微笑。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個挺俏皮的傢伙。

她揚了揚粗長的眉毛，心里嘀咕：“你別擺出那副神氣，有一天我會比你操作得更快。”

葉維德听了喊聲，從滾圓的大鐵筒里露出一個頭，眯眯眼：“什么事啊？”

車間長說：“葉維德，你天天追我要人，要助手，現在有啦。”

听到这好消息，葉維德赶快从大鐵筒里爬出来。可够好瞧的，頭髮上、臉上、衣服上，都給滑機油弄得很髒，面上又黑又綠，象是戲台上的大花臉。他拍了拍衣服，走近前來，袒胸而立。他穿着一件印有“優良工作者”的背心，臉上堆滿了笑容，喜出望外地說：“謝天謝地，你真救了我！”但当他回过头來，望一望黃小英，臉上笑容逐漸退去了：“就是她嗎？”

“不錯，滿意了吧？”

“是哪個工廠轉過來的？還是從技工學校出來的？鉗工，還是車工？有幾年工龄？”

“都不是，是初中畢業生。是要你接收她做女學徒，培養她成為一個挺好的女工。來，我來介紹——就是她。”車間長指着黃小英，以過去當連政治指導員那種干脆、嚴肅的



語調說。

叶維德再回过头来，仔細地打量着这位瘦小的姑娘，他显然很失望，唉声叹气地道：“姑娘，还是个小姑娘。”

“見鬼！这算什么理由？”

“工厂不象学校，要干粗細重活啊。”他沉吟了一会，語气变得很粗魯。“这簡直是开玩笑！我需要的是熟練的鉗工、安装工帮助工作，可是現在却派来个这样的女学徒，来麻煩我……”

他望一望这位翘嘴唇的姑娘，再不忍拿話刺伤她，便把話头縮回去了。

黃小英站在那里，感到难堪和多余。但是叶維德的那种輕視和不信任的神气，又激起她的不服：“哼！我不少鼻子又不少眼睛，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不是开玩笑，是党交給你的政治任务：要完成生产任务，同时要培养干部。別指望派熟練工人来，現在哪个地方不都是在轟轟烈烈地建設，不都在要人呢？”車間長正說着，那位短头发的女統計員又跑來喊他去接電話。“你們自我介紹吧。”說完，他同短头发姑娘急急忙忙地走了。

到現在为止，黃小英才曉得原来鉗工是粗細重活都要干，卖力、滿身油污、又髒又累，倒不如車工，只負責一个車床，工作比較輕便、舒服得多。还有，她感到这位紧綳着臉孔、滿臉不快活，显得很严肃的年輕师傅，是不容易相处得

好的。她追了两步，真想向車間長提出：不愿意干这种工作，請調換調換吧。但是她那固执的性格和自尊心，却使她停止了脚步。活儿沒碰上手，便改变了主意，害怕吃苦，这还行嗎？！

她这位師傅，看样子最多是二十四、五岁，蒼白、瘦削，臉上一副严峻的神气。她大方地伸出手来：“我叫黃小英，青年團員，初中毕业生。”

“很髒。”他迟迟疑疑地伸出手来，握了一握，仍然不太乐意道：“我叫叶維德，鉗工領班，共產黨員，业余中学二年級学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現……現在吧，我看用不着選擇什么好日子。”

这一天，是她当女徒弟的第一天。新的生活开始了。

2

早晨，敲打鋼筋的深沉的响声，飄蕩在江面上。上班了。

江边，絞車咿呀咿呀地叫着，把一条条的原木从水里絞上来；工場上，无数一起一落的斧头、凿子敲打着船板，发出叮叮当当的音响；船機車間里机器轟隆轟隆地鳴响着；門口，电焊机焊接着鋼管，吐出刺眼的火光，发出絲絲的响声。……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奏和着劳动的雄壯的交响乐。

珠江也不肯安靜，雪白的浪花拍击着江岸，調弄着堆放在江边的原木，唱着和諧的伴奏曲。

在以前，黃小英只远远看見过工厂，現在，她才知道工厂里原来有这么多新鮮有趣的东西。看，長長的鉄軌，就象条小蛇一般由工場直爬到江边去，鉄軌上还有四只輪的小平車呢。她覺得很好玩，便一縱身跳上車去；突然后面有人推动了，車向着江边滚动着，她沒有留神，全身便不由自主地搖摆着，几乎要扑倒在地上。她吓得臉色蒼白，尖声叫了起来，她不敢回臉看看誰在跟她鬧惡作剧。背后的人哈哈大笑，她却差不多要哭出来了。正在这骨节眼上，她的两肩忽然給人扶住了，并有人踏立在車上，她这才定了心，車飛滾着向江边駛去。

車停住了。她回过头来，跟她搗蛋的原来正是那个头发鬚曲、显得挺神气的叫陈炎的小伙子。

“吓坏了吧？”他还咧着嘴对她笑呢。

“你怎么啦？”她生气了。

“送你去坐火車，到北京見毛主席去。”他仍然是一臉子快活的神色。

“你真是……把我的胆子都吓破了！”她拍拍心，圓睜着两眼，不滿地提出抗議：“請不要这样跟我开玩笑！”

在远远的前面有一架龐大的机器，活象童話里的怪物，冲天伸出一个大鼻子，鼻尖上帶着鉤，慢慢的垂到地面上

来。

她突然想起前个礼拜，在“新观察”上读到的一篇介绍长臂式起重机的文章。这个怪物，大约就是什么长臂式的起重机了。要是开车的人不小心，让钩子钩住了人，一下子就会把人吊到半空中去。她一想到这儿，心里挺害怕。她看见长鼻子伸过来了，吓了一跳，急忙闪开。

陈炎纵声大笑，吹了吹口哨，向那开车的小伙子使了个眼色。啊，她也弄不清是怎么搞的，那长鼻子老是向着她伸来伸去，她手足无措地东躲西避，差点儿没哭出来。

“你怎么瞎闹起来了？欺负姑娘吗？”叶维德走过来，捏紧拳头向开起重机的小伙子挥舞着。

长鼻子在半空停住了，不一会，慢慢地垂到地上来，钩住一个笨重的机器，一下子把它吊上半空去。

“你害怕了？”陈炎走近前来，还是嗤嗤地笑着。

“我不怕。”这一次，她努力装扮成神色镇定的样子。她明白，她越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态，这个俏皮的家伙会更加向她捣蛋！

“不怕？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扮了个鬼脸，又问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中学。”

“那你是有文化的罗。抬钢管去吧？”

“好吧。”她满口应承。

那鋼管沾滿灰塵，帶着油泥，她怕弄髒了衣服，拿了條手絹放在肩膀上。陳炎瞧着，眯着眼，搖搖頭，當面就挖苦她：“女學生，別以為還在學校里，嫩手嫩腳的怕髒，這是工廠，干淨不了！”

她急忙把手絹揣回懷里，臉孔緋紅，嘴唇翹了起來，回擊道：“別對我這樣沒禮貌，我現在不是女學生，是同志！”

鋼管長條條的，不輕呢。黃小英費了很大的氣力，好不容易才把它放在肩膀上，累得臉紅耳赤。旁邊一位工人看見了，急忙攔阻：“讓我来吧。”

“她兩手有的是氣力呢。”陳炎向那工人笑笑，眨一眨眼說。

她是个倔强的女孩子，陳炎那种譏諷的态度，使她忍不住了，她不肯放手，心里想：“他認為我抬不起，我偏偏要抬給他看。”

“怎么样？还有五条呢，还要‘表現’一下嗎？”陳炎故意把說話的腔調拖得輕飄飄的。她更加气了，她不能忍受他那种洋洋自得的一臉子瞧不起人的姿態。她望一望這鬍曲頭髮、比她年長几岁的健壯的小伙子，挑戰地道：

“我怕什么！抬这东西，就象擲一根扁担一样！”

陳炎抬的是鋼管的前一节，故意迈开了快步，黃小英咬着牙，忍着痛，气喘喘地跟着。

短头发的女統計員，挾着一大迭統計图表，从船机車間办公室走出来，她一眼瞧見黃小英那种支持不住的狼狽状态，便怒冲冲地跑到陈炎面前，瞪起眼，頓足吼道：“陈炎！你怎么好这样欺負新来的同志？”

陈炎和黃小英放下了鋼管，黃小英用手絹拭着汗，毫不服輸的斜眼把陈炎打量一番，沒哼一声，陈炎吐了吐舌头，心里想：哈，好剛强的性格呀。

到了晚上，黃小英躺在床上，才发现肩膀上紅紅的，带着微腫，隱隱作痛，忍不住哼了几声。隔床睡的是那个女統計員，关心地問：“小英，你哼什么？”

“沒有什么。”她赶紧拉被子蒙住了头。

“肩膀給压伤了吧？”

“沒，沒有。”

她轉一个側，不小心压痛了发腫的肩膀，又哼了几声。日間，那歪歪斜斜載着他飛馳的平車，向他伸来伸去的長臂式的起重機，还有抬着重重的鋼管等等一連串不快意的景象在她心头閃过，她有些害怕和煩惱，这样的日子，以后还会来嗎？

第二天，女統計員一碰見叶維德，便憤憤不平地向他表示抗議：“你們男同志真缺德，小英又不是大力士，你看，鋼管把她压坏了，一晚上都哼痛呢。”

“哪一個？”